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三

有學集卷三十八

牧齋全集第二種

書

答杜蒼畧論文書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蒼畧友兄執事僕狂易愚魯少而失學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牽一誤于王李俗學之汨襲尋行數墨偃偃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從二三遺民老學得聞先輩之緒論與夫古人詩文之指意學問之原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瞋睡于夢嚙之中不覺流汗浹背世網羈紲日月逾邁遂無從搏心屏慮遡流窮源以究極古昔孫志時敏之學牽率應酬支綴譌述每一舉筆且媿且慙胸中忤忤然如與筆墨舉春相應和今所傳初學集者皆是物也少讀班馬二史欣然自喜戊寅歲訟繫西曹取而讀之然後少知二史之史法與其文章之蹊徑阡陌始自嘆四十六年以前雖讀史漢猶無與也向後再讀之輒有所得去歲纍

囚白下又繙一過又自媿向者之闊疎也讀古人之書其難如此而況于自作乎又況于驅駕古人欲凌而上之乎僕所以重自退損不敢妄挿牙頰僭冒于著作之林爲此故也然而區區之心或有未能釋然者則以今之世俗學沉錮古道滅熄以愚之謏聞寡學猶得竊聞先輩之緒論古學之原本倘得一二君子雄駿相與辨問扣擊郵傳其百一譬之橫流之一壺昏夜之一燈安知不可以衍斯文未絕之一綫而少追後起之責乎此所以目瞶口張舌癢涎流每欲傾倒于知友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也今于邂逅之頃得遇足下聽其言如石之投水又從而導馭之贊嘆之則僕之瞽說庶幾不徒設而任後死斯文之責或不患乎無人矣語有之教學相長吾何以長子哉韓柳之文皆自叙其所讀之書而古人讀書之法則宋潛溪于曾侍郎墓誌蓋詳言之由宋元以上遡于兩漢有唐其學問之條目一而已矣唐文之奇莫奇于樊宗師韓文公論其文曰文從字順乃其職乃知宗師之文如絳守園池記今人齧牙不能句讀

者乃文公之所謂文從字順者也由是推之則楊子雲諸賦古文奇字層見疊出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矣推極古今之文至于商盤周誥固不出于文從字順宜乎讀書爲文之易易也而愚之于二史則亦嘗韋絕搥折白首而茫如由此言之古人之書豈易讀而其詩文豈易及者哉足下謂吾之評文恐流入可之魯望表聖之倫而微詞相諷諭此則高明之見如此而僕固不敢有是論也可之之文出于退之再傳魯望表聖託寄不一要皆六經之苗裔騷雅之耳孫也其所以陷于促數噍殺往而不返者以其生于唐之季世會逢末劫之運數而發作于詩章故吾于當世之文欲其進而爲元和不欲其退而爲天復有望焉有禱焉非其文之謂也如以其文也遂欲高視闊步躋足下之文而抑諸公于壇墀之外則僕亦爲妄人也已矣足下亦何取而過存之也哉牘末云云此千古之曠見亦千秋之冥感汗青有日敬拜德音然而鄙人則有以自命矣曰昔年之不死不死而已矣今日之瀕死而不得死則猶然不死而已矣自今以

往禽息鳥視草亡木卒爲籠檻之殘生爲圈牢之養物生則空蝗梁黍死則寄羽蜉蝣尙欲刻畫殘生塗抹後世豈不重辱青編而羞千古之士乎要之死日是非始定足下具窮塵之觀抱陽秋之簡如遼緩以待之而已矣新詩氣韻琅琅詠史十章爲茂之所稱者使事押韻具有前輩典則實西淮諸公之遺則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惟足下努力自愛狂言滿紙不惜爲知己惟藏諸篋衍勿以示人滋衰遲之訶厲則幸矣時己丑王正之五日也

再答蒼畧書

蒼畧賢良友兄執事再惠長箋斐亶爛熳讀之未能卽了再乙其處而後竟其詞也僕之著作流傳絕少往年爲瞿稼軒蕞萃刻成百卷刻甫就而國變作書版漫漶不復料理且亦不敢復出不知足下所見是僕何等文字而獎飾之若是曹子桓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杜陵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僕之才與志未必不逮今人而學問則遠不如古人古人之學自弱冠至于有室六

經三史

作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懷題指揮如意今以空

踈繆悠之胸次加以訓故沿襲之俗學一旦悔悟改乘轅而北之而世故羈縻
年華耗落又復悠悠視蔭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于斯遂欲鹵莽躐等驅駕古
人于楮墨之間此非愚卽妄而已矣此僕之所以深思易氣自知不逮古人正
子桓所謂佳惡自知者而非敢故自貶損以自附于退之小慙大慙之說也足
下他日當自知之亦以吾言存之而已矣六經史之宗統也六經之中皆有史
不獨春秋三傳也六經降而爲二史班馬其史中之經乎宋人班馬異同之書
尋摭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讀班馬之書辨論其同異當知其大段落大關
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脉歷然又當知太史
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者在何處班孟堅所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瞠乎
其後不可幾及者又在何處尙書左氏國策太史公之粉本舍此而求之見太
史公之面目焉此真史記也天漢以前之史孟堅之粉本也後此而求之見孟

堅之面目焉此真漢書也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
宋人何足以語此哉以文法言之二史之文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矣吾之前
言似易于殷盤周誥而難于二史以此啓高明之疑吾之爲斯言也非有兩端
也昌黎之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殷盤周誥詰曲聾牙又曰惟古于文必己
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降而不能乃剽賊故知昌黎之所謂詰曲聾牙者未嘗不
文從字順而古今之文法章脉來龍結局紆迴演迤正在文從字順之中此吾
之于二史所以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不能不望洋而長嘆者也歐陽子有宋之
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韓五代
史記之文直欲祧班而禰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嘆綽有太史公之
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瞽說也歐陽玄金史諸傳虞集大典諸序論其亦
讀歐陽之文而興起者乎自弘正以後剽賊之學盛行而知此者或罕矣震川
窮老而不遇弇州衰晚而自悔居今之世欲從事于百餘年之史非有命世之

豪傑如歐陽子者其孰能爲之嗚呼難言之矣今且無論其他卽我聖祖開國因依龍鳳滁陽之遺跡子長楚漢月表之義誰知之者韓公之誅夷德慶之賜死金匱石寶之書解黃諸公執如椽之筆者皆晦昧不能明其事而後世寧有知之乎世之通人如某某輩皆網羅蒐討勒成一書儼然自命良史亦間出以相商僕爲之竊笑亦爲之竊嘆終不敢置一喙也嗟乎西清東觀已屬前生官燭隄襲徒成昔夢老夫耄矣無能爲矣庶幾以餘生莫齒優游載筆詮次舊聞以待後之歐陽子出而或有采取焉用以當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猶可以解黍蝗食蠹之譏而慰頭白汗青之恨此則某之所竊有志焉而亦深望于同志之君子啓予助我者也昔之論學者以爲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足下矚懷下問可謂善于扣學者矣而僕之謏聞渺見老而多忘則辟之于布鼓也瓦釜也扣之而不能鳴卽鳴矣而不足以發皇幽渺導颺底滯亦祇博善撞者之一喟而已矣東方朔和栢梁曰逼迫詰屈幾窮哉其僕今日之謂乎

答徐巨源書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雖復刀塗血道頻年萬死
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惟降辱殘軀奄奄餘氣仰慙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
握筆伸紙輒復淚漬于衽汗浹于背聲塵寂蔑與吾巨源積不相聞職此由也
長益偉長深悉存念文孫繼至損惠手書嗟乎巨源瞪目相視尙以爲有口有
目可以比數于人巨源蓄我良厚而僕之淚漬汗浹縋縋淫殆有甚焉古之
人不死于千金而死于一言不死于黔奴夾食而死于上尊養牛則僕之所當
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己者在此日矣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巨源終何以命我
今日文長且置是事姑與子言文事當今俊民鳴生所在蔚起倚閭舉業枕籍
經史古學之興駸駸乎葭吹琯動矣其中淄澠流變朱碧錯互惠思之叢馮藉
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文非有高名宿素老于文學者爲之建旗鼓申誓命別
裁其真僞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哉僕老且耄及矣

皈心空門重自燕廢當今之世舍我巨源其誰僕嘗觀古之爲文者經不能兼
史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兼左韓不能兼柳柳不能兼韓其于詩枚
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異道並行今
之人則不然家爲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今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
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一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駁今偏純何以人之學
術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之文章氣運古則餘分閏氣今則光岳渾圓上下
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
已也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摧史則曄壽廬陵折抑爲皂隸評詩則李杜長古
鞭撻如群兒大言不慙中風狂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
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
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搜剔遡本窮源經學亂于鼂紫史家雜于秕稗衆表
競指百喙爭鳴蒼耳蒺藜胃之皆能刺足鹿牀烏喙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

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以輓近爲準的以譌繆爲種性胸中先有宿物眼下自生光景于是逞臆無師稽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訂其雌黃旨趣茫然便欲褰其疵類斯則病在膏肓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螻蛄之聲終違九里孟子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良可愍也故曰誤于自是此二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以斯文爲己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學果能窮理析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發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果能文從字順規摹韓柳不偏規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爲詩果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沿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以茹之克己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負海涵彼欲以螢火燒山蜉蝣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千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

政寄軍令然後能懸車束馬刺令支斬孤竹此古人內治之道也去年爲周元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巨源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于憂患者不少良欲挾撓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耄所能及也江變紀畧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謂是王駙馬亦非也舊輔腐儒也當少爲讚予以旌愚忠其中書法當隱寄內外之義以徵信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門以後不典之辭也佛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與教下無預性相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惟清涼五教用頓教攝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凡此皆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爲反經之小助耳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嬋媛文事代西窗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翫縷長言具在別楮鴻羽不絕願聞德音

與嚴開正書

僕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爲經筵進講箴砭國倫之書國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也竊謂左丘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皆子夏之門人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而始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以求經于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于東山趙汭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爲未成之書擇焉而未詳也本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据該博而于彭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爲經左氏爲緯採集服杜已後訖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爲一書而盡掃施丐盧同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幾春秋一書不至

爲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村臥病冒絮蒙頭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患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宛然口不能喻惟有歡喜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据傳以通經据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療治瞭如指掌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育之下也今畧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託始以魯隱之見弑而始其終以請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經爲大夫作不爲諸侯作也又曰齊桓旣伯諸國無一人敢弑君者齊桓殺哀姜之威所懾也楚莊旣伯二十餘年之內海內無弑君之患楚莊殺徵舒之威所懾也大夫之惡莫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皆以鄭莊爲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

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譏之例謂母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貶例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入文致之案深文者亦無所置其喙也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肓起廢疾者覈其實則根據左氏貫穿全經胡氏棄灰之礫法一切平亭而諸儒墨守之疑城一往推倒斯則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門下具千古心開千秋眼不能信手開闢發此議論然非僕老眼無花似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是通經著述之書却言爲舉業而作先之以標題舉業繼之以別論經義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恐臥矣辟之隋侯之珠光可照乘而崑山之人用以彈鵲又若珪璋穀璧裹襲敗絮天吳紫鳳顛倒衽褐物之失所莫甚于此猶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夫先生所著也先生著此書顓心屏氣以續塞其耳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續兩耳聾矣先輩專勤如此雖可重亦可哂也今門下所撰述縱橫千古可以廢口

游夏輟簡談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章徒爲趙先生瑣耳之物而已豈不可爲嘆息哉倘門下不棄瞽言慨然改正芟削蕪梗節爲一書僕雖老耄尙當溫繹舊聞悉意而爲之序如其不然畢竟以舉業爲主經義爲客則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末簡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者或將爲之決眦拭目蹶然而興起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某再拜

與吳江潘力田書

春時枉顧深慰契闊老人衰病頭腦多烘不遑攀留信宿扣擊緒論別後思之重以爲悔伏讀國史考異援據周詳辨析詳密不偏主一家不偏執一見三復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傳也一官史局半世編摩頭白汗青迄無所就不圖老眼見此盛事天啓乙丑承乏右坊欲鈔昭示奸黨諸錄而削奪之命驟下踉蹌出都門屬門下中書代寫郵寄于時黨禁戒嚴標題有好黨二字繕寫者援手咋指早晚出入閣門鈔書夾置袴褶中僅而得免又爲梁國

公胡顯錯誤取證楚昭王行實屬游侍郎肩生從楚府覓得原本楚藩密囑勿使人知蓋訪求掌故其難如此癸未歲國初及群雄事畧已削藁瞿稼軒刻初學集取其文畧成章段者爲太祖實錄辨證一編

以卷帙其實則初藁未成之書闕誤引多次復游經喪亂羈囚南北而編摩之事未嘗寢閣增損刊正遂與初藁頓異又八年刼火告災遂成煨燼初後同異不復記憶今列朝詩集載劉廌劉三吾及朝鮮陪臣諸事皆出於辨證初藁之後則此藁之不堪援據從可知矣今得足下考異從頭釐正俾不敢以郢書燕說遺誤後世則僕之受賜多矣辨証與考異牴牾者不妨一一駁正惟廖永忠一事準愚見言之畢竟以通鑑博論爲是蓋此書寧王權奉太祖命編輯編成有表進御刻在內府最爲鄭重而自始迄終不過尋常歷朝故事獨于至正二十六年特記永忠沉韓林兒于瓜步寧非聖祖特標此一段垂千萬世耶庚申外史以北人紀南事多所未核所謂風浪覆舟者卽沉林兒者之託詞所謂君